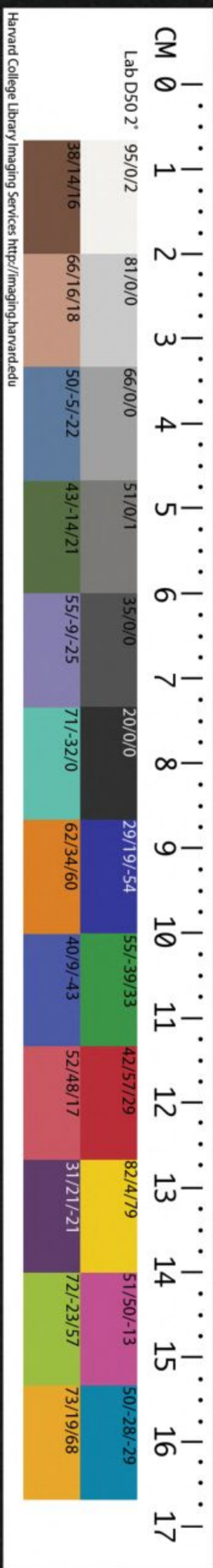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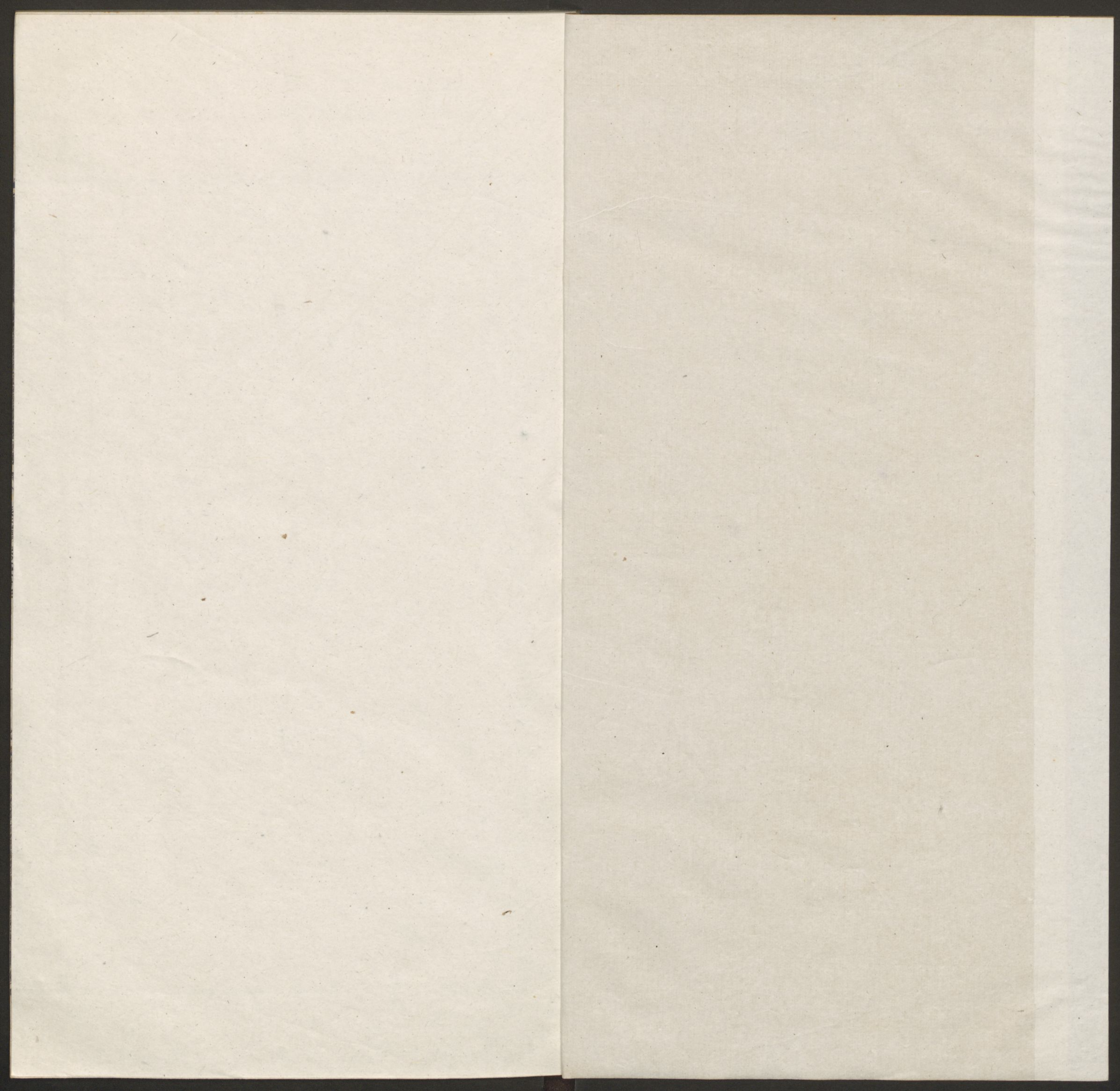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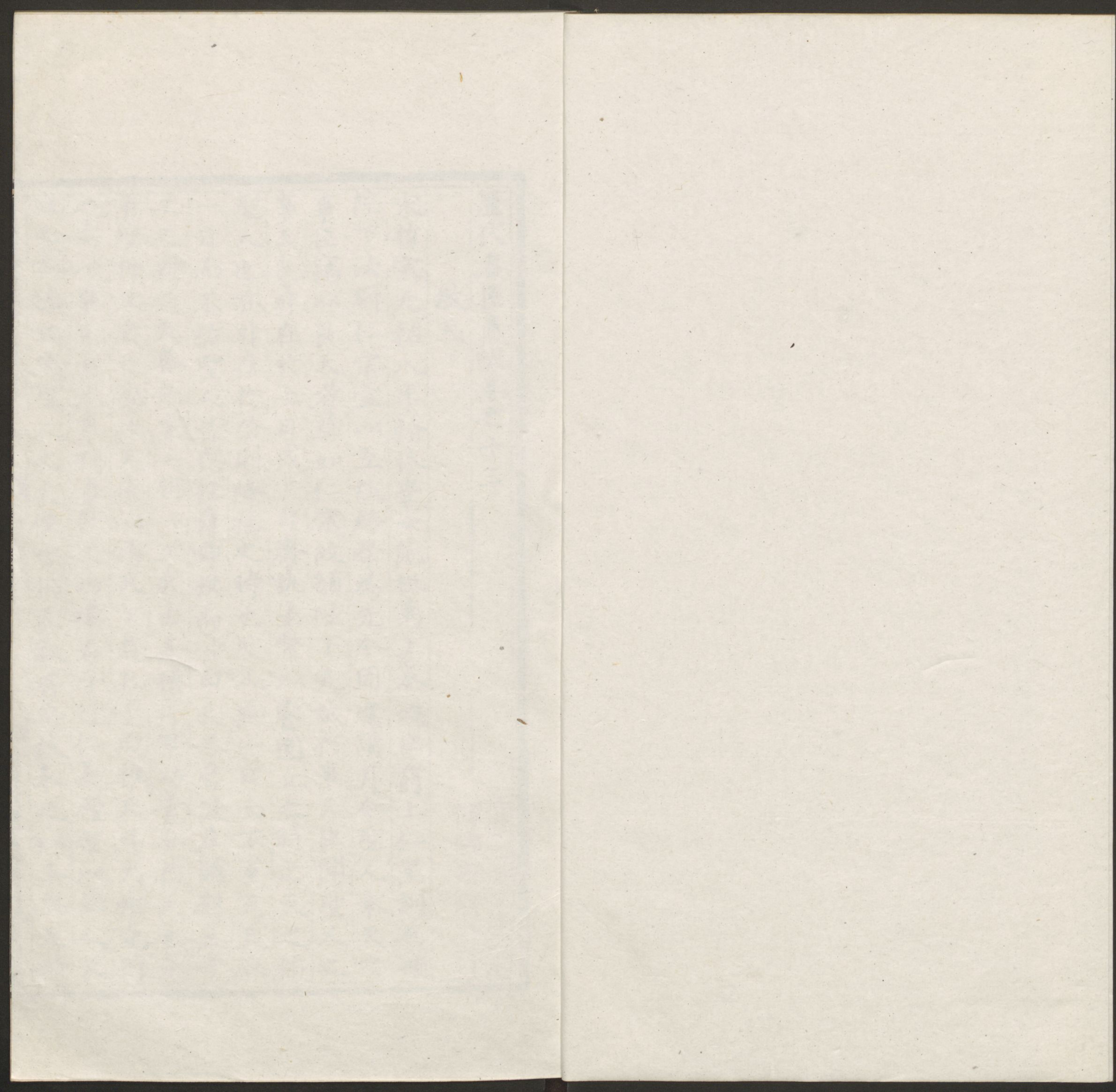
JAN 20 1940

T 4664 / 4244A

14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三

敬天

宋哲宗元祐八年。翰林學士范祖禹上奏曰。臣前上仁皇訓典。願
陛下法則仁宗。宜以至誠好學為先。今因進講。月令聖人奉天之
事。臣竊以畏天者。莫如仁宗。故願陛下先誠於事天。臣聞聖人之
事天也。非在於七日戒。三日齋。執圭幣以饗圓丘之時也。天之佑
聖人也。亦非在於祭則降福之時也。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無
一日而不佑聖人。昔堯授舜。舜授禹。皆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夫帝
王之興。受天眷命。豈一朝一夕哉。由其積行累功。素合於天也。堯
有聖神文武之德。故天命以為天下君。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
之。所以事天也。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君子行仁義禮智以法之。天
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天叙有典。故奉之以五典。天秩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有禮。故奉之以五禮。天命有德。故奉之以五服。天討有罪。故奉之以五刑。賞有德。罰有罪。皆天之事。非人君所得私也。故官謂之天官。民謂之天民。官不可非其人。民不可失其心。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夫能使天不違者。奉天之至也。仲虺之誥曰。天乃錫王勇智。聖人聰明淵懿。皆天所與。豈可不學以奉天乎。湯誥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言人有善。已有過。皆天所知。不可誣也。聖人推此心於天下。故其德合於天。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夫一者何。惟誠而已。不誠則有偽。故不一。不一則無以享天心。又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天之所佑。民之所歸。惟誠而已。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命哲。則有智。有不智。故不可不一于學。命吉凶。則有禍有福。故

不可不一于德。命歷年。則有永有不永。故不可不一于仁。此皆所以事天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升降動靜。皆合天之意也。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常與人君出入游處。不可不畏也。夫天之與人。同一氣耳。故民愁。則天為之戚。民悅。則天為之和。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也。恭惟仁宗深體此意。是以能誠於事天。誠於畏天。臣伏見自去冬郊祀以來。天人協應。風雨時若。有豐年之祥。此乃皇天嚮佑。陛下至誠之所感也。而自中春以來。暴風雨雪。寒氣過甚。節令不時。豐年之祥。復未可必。夫天之於人君。亦猶人君之於臣下也。小過則戒。教之。若其不改。然後責罰加焉。人君觀小異而不儆戒。則大異將至矣。是以游雷震。則君子恐懼。修省。迅雷風烈。孔子必變。敬天威怒也。惟陛下戒之慎之。無忽天地之小異。側身修德。小銷大異於未然。則天心常悅。人心常和。

四海幸甚。

徽宗時。右正言鄒浩上奏曰。臣聞天人之應。捷於影響。苟知其故而豫處之。則轉禍為福。斯不難也。神宗皇帝嘗謂輔臣曰。事之將兆。天常見象。但人不能知。彗孛示人事。甚直。猶如語言。願今無深曉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則能消伏。又曰。事將萌。而天象先見。蓋人事在下。氣積於上。積衆人之氣。而先見。猶人之五臟有疾病。而氣色見於面矣。非神宗皇帝至神至聖。豈能及此。此人主之所宜遵用也。臣愚欲望睿慈。申敕太史。無有諱避。悉以所占。密具奏聞。從而察之。以正厥事。以為曲突徙薪之計。天下幸甚。

高宗紹興二年。張浚上奏曰。自古聖賢之君。莫不以畏天為心。其意若曰。天道雖高。其聽甚通。語默動靜。天實臨之。故一話一言。一舉一措。靡不孜孜恭肅。務格天心。方今大寇憑陵。民墜塗炭。四方歸心。期

致太平者。責在陛下。臣愚伏乞政事之餘。平澹自養。正心修身。自然言行之間。可以動天。禍難之作。指日消弭。凡此皆人君格天之實也。陛下聖學高妙。固已自得。臣愚區區愛君之心。願以所知為獻耳。

高宗時。曹勛論畏天上書曰。臣愚既陳定國是之說於前。繼此願陛下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而已。臣仰惟陛下誕受丕圖。遭家多難。臨御以來。膺天眷佑。大約有十。皆深切著明之效。至於今日。已就安定。然後可言。臣請備言之。初為質於軍中。繼撫軍於河外。其歸也。孰脫之。其出也。孰命之。歷數在躬。遂即大位。其眷佑陛下。一也。鉞旄所指。備嘗艱難。水陸之行。偃薄風雨。將究觀於歷試。必保安於萬全。其眷佑陛下。二也。四川天下之根本。荊州襟帶之上流。兩淮形勝之要地。頃者四川嚴守閔之師。荊州附鄂渚之軍。兩淮成倚角之勢。截然四固。南紀以安。原始維持。似非人力。其眷佑陛下。三也。巨盜

魁寇嘯聚。蠱起。曾未幾年。掃無蹤跡。雖資廟筭。亦出天亡。其春佑陛下下四也。連年稔熟。濟接以時。大兵之後。實難於有年。有年固難。况屢豐乎。是以調發之煩。科歛之重。民力雖困。尚堪支持。其春佑陛下五也。晉元帝渡江。雖遠羯寇。王敦蘇峻。迭出為亂。庾亮有汙人之塵。陶侃有折翼之夢。姦宄內訌。可以制外。陛下巡幸歷時。豈復有此憂哉。國於天地。與有立焉。其春佑陛下六也。假劉豫而助之兵。粘罕之謀深矣。然土龍芻狗。卒無所成。豫無所成。粘罕所以去。粘罕去。豫所以廢。向使粘罕不去。劉豫不廢。則成三矣。三不可和也。不和終不定也。天意委曲如此。皆為我宋。其春佑陛下七也。捷辣復我中原。而兀室蕭慶勸術異謀。雖和必不久。捷辣死。兀室用事。欲復取中原。而兀室蕭慶勸其用兵。和議去矣。臣奉使在虜廷。兀室蕭慶見臣。即欲投諸鼎鑊。何止被留哉。方擾擾間。二人一旦連頸被誅。臣所親見也。向使兀室蕭

慶不死。今日之事。尚敢望乎。二人之死。非天殺之而何。其春佑陛下八也。先帝梓宮之還。因山之切。告成久矣。皇太后久留於北。陛下念親之心。無一日忘。今歸就慈寧之養。亦四年矣。是豈人力所能致哉。非天克相陛下純孝。未易就此。其春佑陛下九也。庚申之歲。虜人復取中原。兵再舉矣。南北轉戰。至辛酉之春。猶未定。天下之人。皆曰。用兵未艾也。是年秋九月。兀室又大舉兵而南。陛下先遣臣勛劉光遠繼。又遣魏良臣王公亮至泗上。未幾。虜遣蕭毅邢具瞻來審議。和議遂定。兵已熾。而遽熄。事方洵洵。而遂大定。亦豈人力所能致哉。靖康之初。國人方以和為請。而終不能和。辛酉之冬。國人皆以和為非。而卒從和。天之從違。可見矣。其春佑陛下十也。臣竊窺天意。春佑陛下深切著明之効。不可誣如此。豈非以陛下明畏天之道。必能紹隆祖宗積累之基業乎。陛下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考其既往。驗

其將來天之眷佑所成就於他日者當如何哉。自古創業繼世之主。膺天眷佑而能克脩畏天之事。未有不愈隆益大而永命者。堯舜禹湯文武德同乎天。亦必謹畏天之道。載之典謨。形乎雅頌。班班然也。夏少康一塵一旅復禹之績。太甲從伊尹之訓。高宗用傅說之戒。皆能成中興之業。畏天也。成康守文武之謨。烈而大成。畏天也。宣王興衰撥亂。復文武境土。功績之美。方見於采芑六月之章。而庭燎之箴。沔水之規。祈父之刺。繼作矣。始畏天而終忽於畏天也。漢高帝崛起豐沛。自謂能用三傑得天下。天下未定。君臣相與逸樂。遽入於無為。既老。既愛。幾成廢適。立庶之誤。再世而有呂氏之患。天方祚漢。特假是以戒其後。遂有文景之治。天命吉凶之報也。武帝始不知畏天。終能畏天。卒為七制明主。唐高祖不及漢高遠矣。以太宗之明而好大喜功。勤兵於遠。自違天戒。末年用人納諫。夫不及貞觀時。留李勣輔

高宗。終成武氏之禍。又甚於漢之諸呂。亦天所命吉凶之報也。明皇憲宗始知畏天。終不能畏天。始則天相之。終則天敗之。皆視其所為不可欺也。聖朝太祖皇帝由揖遜得天下。固不可與漢唐同世而語。祖功宗德。繼序興隆。未易殫數。大抵人才以競業。恪公為用。風俗以厚實。儉嗇為本。兵以不用為武。刑以不刻為平。財以不歛為富。一言一為。立政立事。如天在傍。不敢慢忽。是以天心克相。和平安定。三代以來。未有如此之盛。且久者。熙寧大臣進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聽之說。文恬武嬉。牙孽恫怨。五十餘年。奇禍大作。而陛下適膺斯時。誕受天命。天意畀付。蓋可見矣。臣聞既亂必有定。定亂必以治。治亂之本。先繫於生民之休戚。又繫於人材之賢否。政事之得失。紀綱之廢舉。風俗之厚薄。陛下以天命之哲。天錫之智。豈不明此五者為治亂相易之本乎。聖意非脫略而不為也。前此所未暇也。今

天下定矣。前此所未暇者。今可以有為矣。亦天之眷佑始終於陛下。將以成今日之治。臣願陛下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者。區區之忠。在是而已。臣考秦滅六國而繼周。有統而無德。不為天所佑。二世而為漢。漢亡。天下三分。統不在吳蜀而在魏者。將以與晉也。晉得吳蜀合而為一。其後不能保其一。天使劉石亂華。元帝渡江。雖南北分。統在晉。宋繼晉。齊繼宋。梁繼齊。陳繼梁。皆得統也。五朝而合於隋。隋受周禪。本無統。得陳而有統。亦以無德。不為天所佑。二世而為唐。唐亡。天下八分。雖朱梁石晉皆可以得統者。將以興我宋也。五代五十年而為我宋。太祖皇帝取吳蜀閩越南唐。以并天下。太宗皇帝取晉。遂混為一。靖康之變。至是又分。南北乃定。自秦合天下。至漢末而三分。至晉而二分。其數五百年。自隋合天下。至唐末而八分。至我宋而又分。其數亦五百年。天命可不畏哉。晉之分。南一姓而北十數姓。今日之分。南一姓而北亦不一姓。晉分而南北不定者。又十數年。今一分遂定。而天命在陛下。天之責我者。重責彼者。輕。望彼者。略。望我者。全。筭計見効。考其既往。驗其將來。天之眷佑。所成就在陛下。決非淺淺者。臣揆此理甚明。願陛下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而已。臣不勝拳拳之誠。惟陛下裁赦。幸甚。

光宗紹熙二年。司農寺主簿呂祖儉上奏曰。臣聞天人相與之際。未嘗相遠。而人君舉動。實與天通。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此言天道之流行。人君舉動。莫不與之俱也。是故禮曰天秩。典曰天叙。賞曰天命。刑曰天討。動必以天為言。而不敢有貳其心。即是心而嚴乎假廟。則禮文之見於假廟者。不敢廢也。即是心而盡乎事親。則禮文之見於事親者。不敢廢也。至於有大典禮。大休慶之事。則舉之以告。亦不敢略其禮文。所以承

天意而答天休者。固如此。若迺一用一捨。必明乎好惡之公。一賞一罰。必察乎僭差之失。則又斬合乎天而靡有所易也。典禮賞罰。悉本諸天。動靜陟降。罔不在是。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皆同乎此心而已矣。恭惟陛下受天明命。性與天合。誠自有以深得乎天心。然臣之愚。猶有不能自己者。竊嘗惟念辛亥之春。雷雪交作。郊禋之夕。風雨驟至。已而聖躬愆豫。中外寒心。今茲清明在御。如日方升。展慶慈闈。祇款原廟。天宇開霽。神人欣歡。而况比年以來。夏令雖寒。然度聞霜雹之為異。冬氣雖燠。然幸有時雪之應期。災害漸銷。和氣浸洽。對越之敬。政在斯時。欲望陛下觀天道之甚通。而益思所以戒懼。因天心之昭假。而益思所以奉承。擴夫正大之情。以致謹乎德刑。極夫感通之理。以致嚴乎典禮。即諸念慮。驗諸事為。咸加聖心。以承天意。則往歲之災害。可以常弭。難諶之命。可以常保。而聖德隆盛。將與天同休矣。

臣不勝惓惓。

先宗時。醴泉觀使周必大上奏曰。臣聞人君所踐者天位。所保者天祿。故愛民則欲如天之仁。勤政則欲如天之健。溥愛無私。以法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然後可以奉若其道。顧諟其命。億萬斯年。受天之祐矣。列聖相傳。以為家法。至于壽皇。尤篤意焉。嘗御製敬天圖。疏經傳法語於其下。朝夕省覽。此圖必在禁中。願陛下訪求而觀之。則古今成說。不待儒生學士鋪張議論。固已畢陳於前矣。抑臣尚有管見。敢併言之。揚雄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如上所奏。蓋欲陛下以人占天也。苟德脩而化行。自然三光宣精。百川循理。雖無太史之占可也。然以堯之聖。猶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以舜之聖。猶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况後世乎。今太史局雖有其官。皆以技進。名隸祕書省。不過歲時點檢鍾鼓而已。政事或闕于下。灾祥或見於上。彼何預焉。堯

舜遠矣。羲和固難復置。以本朝論之。凡提舉司天監。皆委忠直近臣。如神宗初年。首用司馬光。元豐間。復用王安禮。設或躔度稍異。必能入告。圖消弭之方。自然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所謂風雷弗迷。焚惑退舍。可拱而俟。其助治也大矣。臣願陛下酌本朝故事。擇侍從臺諫之忠直者。提舉太史局。此亦復古格天之一端也。

寧宗嘉定八年。袁燾上奏曰。臣一介疎庸。遭逢盛際。誤蒙拔擢。浸厯清華。每自念無以稱塞。惟有罄竭愚忠。庶幾仰酬天造。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敬天。尤莫大於法天。蓋法天者。敬天之實也。宅天位之尊。精神運用。形見於天下者。無往而非天。是之謂敬天之實。徒曰敬之而不能法之。亦猶心慕其人。不知效其所為。豈真能有益於己哉。陛下光紹丕圖。垂及二紀。嚴恭寅畏。常如一日。雖古帝王篤於敬天者。殆無以過。然古之敬天。未嘗不以天為法。陛下內揆於心。其皆與天

無間。歟。抑猶有未合者歟。夫天猶父也。君猶子也。子克肖其父。父必為之喜。而譴怒不作矣。君克配乎天。天必降之福。而災變不生矣。陛下敬天之心。不為不至。而前年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去年大旱之後。飛蝗塞空。星變異常。一夕再見。今年日月復相繼薄食。則是天意猶未解也。得非法天之誠。猶有可議者歟。臣愚不識忌諱。謹條四事。切於當世者。上干天威。惟陛下裁赦而垂聽焉。其一曰。臣聞天下大器也。惟達天德者為能舉之。在易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宜健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內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夷狄不懾。君天下者。當無時而不強。豈可一日而弱哉。且女真之將亡。無智愚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似未害也。而揣摩迎合之流。遂欲苟安於無事。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爾。加以是名。時所至諱。則不

敢復言。蓋所以結其舌也。而不知我能自奮。則威聲震疊。自足以不戰而屈人兵。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適足以召兵。又豈能息兵哉。韃靼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強。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涎伺隙而作。吾將若之何。竊恐兵端浸啓。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以是思之。豈可不法天行健。磨厲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彊中國之威哉。其二曰。臣聞人主之大柄有二。曰慶賞。曰刑威而已。然本於公。則天下服。出於私。則公道廢。臯陶之陳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武奉天而行。所謂公也。陛下更化以來。招延俊老。屏去回邪。固已上合乎天心矣。然用違其才。則如勿用。言而不行。與不用同。忠良不得以展布。賢智未免於湮鬱。天之命德。豈其然乎。或依勢作威。敢於專殺。而姑務含容。或黨附權毒。罪不容誅。而陰求投拭。或貪墨著聞。士論不耻。而復官與祠。或總戎締交。賄賂公行。而匿瑕含垢。

天之討罪。豈其然乎。施此二柄而不原乎天。則朝綱廢弛。而國勢陵夷矣。陛下思之至此。豈可不大明公道而力救斯弊哉。其三曰。臣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人君之仁民。必如天之無不愛可也。旱蝗相仍。民大飢困。上軫淵衷。多方賑卹。可謂仁矣。然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未必能以實告。故飢民不可勝計。而濟糶不能徧及。或轉於溝壑。或輕去鄉井。或羣聚借糧。或肆行剽掠。無所得食。勢固宜然。今春既分矣。而艱食猶衆。不知其飢餓而死。抑有以虐我而讎其上者乎。昔者東晉之末。李雄李特之流。初起。不過流民浸盛。迺能據蜀。監觀往事。可為寒心。我朝內帑之儲。本為凶荒之備。耗於移用。誠為可惜。所宜特發睿斷。申敕攸司。止絕他費。專以救荒為急。推廣天心。大施仁政。則垂絕之命續。而作亂之萌折矣。其四曰。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聰明明畏。皆自乎民。所以為天。疇咨于衆。舍已從人。所以為聖。今

待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所咨訪。通進一
言。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朝廷之舉
事。實不與天下共之也。天下之大。當與天下共圖之。豈可不稽謀于
衆哉。患人才之難得。稽謀于衆。必將有超卓逸群之彥。患國計之未
豐。稽謀于衆。必將有取與不窮之術。患邊備之未修。稽謀于衆。必將
有禦戎制勝萬全之良策。觸類而長之。凡事關利害。皆廣咨博訪。是
為至公。是為天心。豈復有不當者哉。臣區區愚忠。陳此四事。一本於
天者。蓋如此。陛下天資粹美。聖心淵靜。行此四者。易於轉圜。而臣猶
慮陛下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蒙蔽之患方深。爾惟私是徇。則
不知有公。惟利是趨。則不知有義。詭隨以求合。脂韋以取容。隔絕上
下。交相為欺。萬一陛下少惑其說。則凡忠鯁之言。何自而能行哉。故
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云。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
得乎。崇觀政宣之際。此徒實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
深戒也。去秋大饗明堂。至誠昭假。熙事告成。群臣爭為歸美之詩。極
其稱贊。陛下深念旱蝗之餘。抑而不納。此亦足以窒導諛之源矣。臣
願陛下益堅此志。無甘佞辭。惟正人是親。惟忠言是聽。此固天心所
望於陛下也。奉而承之。予以祈天永命。不其休哉。尊崇異教。齋素禱
祠。事天之末節。爾君子無取焉。故臣終始以敬天之實。上禪聖德。惟
陛下勉思臣言。天下幸甚。

嘉定間。寧宗有事于明堂。權禮部侍郎游景仁上疏。言欲盡事天之
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雨暘必循
其序。夷夏必安其生。

寧宗時。將作監主簿牛大年入對。言人主所當先者。要以天命人心
之所繫。致念焉。夫以人主居富貴。崇高之位。重而承宗社之託。尊而

為臣辟之戴一指意而眾莫敢違。一動作而人孰敢議。然而天心靡常則可畏也。

理宗嘉熙六年。屯田郎中王萬因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
一二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所未能同乎天
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天命在我
矣。

淳祐十年。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上疏曰。敬天之怒易。敬天
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為易。天休可喜。而以為難。何哉。蓋憂則懼心
生。懼則怒可轉而為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帝大喜。命
史官書之。賜詔獎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四

郊廟

漢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也。間道數蹕煩人。乃作複道。方築武

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

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法。月出高帝衣冠備

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孝惠帝大懼曰。

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

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蓋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

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

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

上乃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景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

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祖耐。

正月曰耐。酒。八月成。名曰耐。耐之言純也。

至武帝時因八月嘗耐。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耐金也。

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耐。奏

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

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

孥。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義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

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

福。為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

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

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申屠嘉

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

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

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下宜世

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

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孝武帝時。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

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蠶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

宜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

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分陰。睢立如寬舒等議。

元帝永光四年。詔議罷郡國廟。丞相常玄成等曰。臣聞祭非自外至

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

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

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

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脩。臣請勿復脩。奏可。後月餘。復

詔議立親廟。又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

等一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誅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義人。重絕人類。實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尹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

元帝時丞相韋玄成奏罷犬上皇寢廟園。博士平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

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

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言。甘泉秦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臣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竅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竅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橐稽。其

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廊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主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

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享焉。往

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峙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鄩。成王郊於維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峙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禮記曰。燔柴於犬壇。祭天也。瘞瘞於犬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犬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望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維。明王聖主事天明。

事此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又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泛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義。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御。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廼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

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天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卜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啍啍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大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宗廟之器也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

胡禽月氏氏讀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婼羌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狐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

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
逆爭之心。至今累世。頽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
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
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
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
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
薄者流卑。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
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
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
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
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

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
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
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
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
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
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
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
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
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
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
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

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編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址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秦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秦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適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秦一之佐。宜立秦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秦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秦時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

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大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

後漢光武建武初。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侍御史杜林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武始侯張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草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年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節侯。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

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

二十六年。詔張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禮。二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

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

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有武功。樞機銓曰。有帝漢出。隱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漢。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舞曲。副八佾之數。十月叅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周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

章帝初即位。東平王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

曰盛德之舞。今皆祿食於高廟。唯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考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白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慙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情。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乂安。刑措之時也。百姓感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羨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

章帝時。有司上奏曰。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劬勞日異。身御浣衣。食無兼珍。澤臻四表。遠人慕化。焦倭僭耳。款塞白至。克伐鬼方。開道西域。威靈廣被。無思不服。以丞庶為憂。不以天下為樂。備三雍之教。躬養老之禮。作登歌。正雅樂。博貫六藝。不舍晝夜。聰明淵塞。著在圖讖。至

德所感。通於神明。功烈光於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自稱不德。無起寢廟。掃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天下聞之。莫不悽愴。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臣愚以為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大夫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然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秋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詔從之。

安帝元初六年。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祠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當祭。上從郃議。由是遂祭六宗。

獻帝時。左中郎將蔡邕上議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送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虛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

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奏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殷。合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魏明帝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

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闕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宗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闕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

晉懷帝永嘉元年。追復武悼楊皇后尊號。別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軍虞譚議曰。世祖武皇帝光

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揚駿肆逆。禍延大
母。孝懷皇帝追復謚。豈不以鯀殛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
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
將軍華恒。尚書荀崧。侍中荀邃。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謚之重。一無改
替。今聖上孝思。祇肅禋祀。詢及羣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詳伏見
惠皇帝起居注。羣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
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為父讎。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按
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實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
當時議者。欲貶實后。及后之亡。欲不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
違。臣子之義。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頠
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謚還葬。
峻陵。此則母子道舍。而廢事蕩革也。于時祭於弘訓之宮。未入太廟。

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為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
復之為非。則謚諡宜闕。未有位踰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
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為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譜帝
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祀於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
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尚書謝廣。光祿勳留擢。丹楊尹殷融。護
軍將軍馮懷。散騎常侍鄧逸。等咸從譚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東晉元帝時。有事於太廟。尚書右丞鍾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
兆府君為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
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
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以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
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
明帝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潁川世數

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賀循議。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設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曰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

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祚止七。而揚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以持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袒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世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去豫

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代。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童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關不少。

武帝太元十二年。郎中徐淑議。圓丘郊祀。繼典無二。宣皇帝嘗辯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倍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為安。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之主。寔為太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授立。則親迎必復。京北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此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耳。京北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

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託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不關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辨。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為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祀同。周四主。故並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車胤議同。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從俗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時朝議多同。於是奏行所改。

安帝時。太廟鴟尾災。掌祠部臧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北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

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為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踈之序也。鄭玄以為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為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為壇乎。明遠廟為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墀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踈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古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古天子諸侯俱祭五廟。

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屬。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秦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為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敬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為非禮典之首。所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為湏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殿。臣又以為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皆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殿。祫永虛太祖之位。永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

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淵儒頌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為之改築。雖所秉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屬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為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爾。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有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六神之所不依也。唯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燾議。竟未施行。

宗少帝即位初。司空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上疏曰。臣聞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因革殊時。質文異世。所以本情篤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協靈祇。有命自

天。弘日靜之勤。立蒸民之極。帝遷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聖括嗣徽。道孚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饗帝嚴親。今實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於地祇之配。雖禮無明文。先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晉故典。足為前式。謂武敬皇后宜配北郊。蓋述懷以追孝。躋聖敬於無窮。對越兩儀。允洽幽顯者也。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請宣攝內外。詳依舊典。詔可。

文帝元嘉六年。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曰。伏見太廟烝嘗儀注。皇帝行事畢。出便坐。三公已上獻。太祝送神于門。然後至尊還拜。百官贊拜。乃退。謹尋清廟之道。所以肅安神也。禮曰。廟者貌也。神靈所馮。依也。事之如存。若常在也。既不應有送神之文。自陳豆薦俎。車駕至止。竝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後辭。闇短之情。實用未達。按時人私祠。誠皆迎送。由於無廟。庶感降來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禮也。儀禮雖

太祝迎尸于門。此乃延尸之儀。豈是敬神之典。恐於禮有疑。謹以議上。有司奏下。禮官詳判。博士江邃議。在始不迎。明在廟也。卒事而送。節孝思也。若不送而辭。是舍親也。辭而後送。是遣神也。故孝子不忍違其親。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嘗之義。博士賀道期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祭統迎牲而不迎尸。詩云。鍾鼓送尸。鄭云。尸神象也。與今儀注不迎而後送。若合符契。博士荀萬秋議。古之事尸。與今之事神。其義一也。周禮尸出送于廟門。拜尸不顧。詩云。鍾鼓送尸。則送神之義。其來久矣。記曰。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門外。則疑於臣。入廟中。則全於君。君在門外。則疑於君。入廟。則全於臣。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邃等三人。謂舊儀為是。唯博士陳珉。同道娛議。參詳邃等議。雖未盡。然皆依擬經禮。道娛珉所據難從。今衆議不一。宜遵舊體。詔可。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奏劉義宣滅質于時。犯滔天作戾。連結淮岱。謀危宗社。質反之始。戒嚴之日。二郊廟社。皆已遍陳其義。宣為逆。未經同告。輿駕將發。醜徒冰消。質既和懸。義宣禽獲。二寇俱殄。並宜昭告。檢元嘉三年討謝晦之始。普告二郊太廟。賊既平蕩。唯告太廟太社。不告二郊。禮官博議。太學博士徐宏。孫勃。陸澄議。禮無不報。始既遍告。今賊已禽。不應不同。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按王制。天子巡狩。歸假于祖禰。又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皆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反必告于祖禰。乃使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牲帛皮圭告于祖禰。反必告。尋天子諸侯雖事有大小。其禮略均。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鄭云。出入禮同。其義甚明。天子出征。類于上帝。推其所告者。歸必告至。則宜告郊。不復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廟社。未詳其義。或當以

禮記唯云歸假祖禰而無告郊之辭。果立此義。殊所未達。夫禮記殘缺之書。本無備體。折簡敗字。多所缺畧。正應推例求意。不可動必徵文。天子反行告社。亦無成記。何故告郊。獨當致嫌。但出入必告。蓋孝敬之心。既以告歸為義。本非獻捷之禮。今與篤竟未出官。無容有告至之文。若陳告不行之禮。則為未有前准。愚謂祝史致辭。以昭誠信。苟其義舛於禮。自可從實而闕。臣等參議。以應告為允。宜並用牲告。南北二郊。太廟太社。依舊公卿行事。詔可。

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尋舊儀。廟祠至尊親奉。以太尉亞獻。又廟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則不灌。而郊初灌。同之於廟。送神又灌。議儀不同。於事有疑。輒下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祀之議。按周禮。大宗伯佐王保國。以吉禮事鬼神祇禋祀昊天。則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亞獻。又周禮外宗。去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玄

云。后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又說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獻。中代以來。后不廟祭。則應依禮。大宗伯攝亞獻也。而今以太尉亞獻。鄭注禮月令云。三王右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也。蓋世代弥久。宗廟崇敬。攝后事重。故以上公亞獻。又議履時之思。情深於霜露。室戶之感。有懷於容聲。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處。鄭注儀禮。有司云。天子諸侯祭於枋。而繹。繹。又祭也。今廟祠闕送神之裸。將移祭於枋。繹。明在於留神未得而殺禮。郊廟祭殊。故灌送有異。太常丞朱膺之議。按周禮。大宗伯使掌典禮。以事神為上職。總祭祀。而昊天為首。今太常即宗伯也。又尋袁山松漢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亞獻。光祿掌三獻。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掌贊天子。無掌獻事。如儀志。漢亞獻之事。專由上可。不由秩宗。貴官也。今宗廟太尉亞獻。光祿三獻。則漢儀也。又賀循制。太尉由東南道升壇。明此官必預祭。古

禮雖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亞獻。漢儀所行。愚謂郊祀禮重宜同宗廟。且太常既掌贊天子事。不容兼。又尋灌事禮記曰。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樂三闋。然後迎牲。則殷人後灌也。周人先求諸陰。灌用鬯。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則周人先灌也。此謂廟祭。非謂郊祠。案周禮。天官。凡祭祀。贊王裸將之事。鄭注云。裸者。灌也。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未始有灌。於禮未詳。淵儒注義。炳然明審。謂今之有灌。相承為失。則宜無灌。通關八座丞郎博士並同膺之議。尚書令建平王宏重參謂膺之議為允。詔可。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后廟。高堂隆議。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及徐邈答晉宣太后殷薦舊事。使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按禮記祭法。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遠廟為祧。鄭云。天子遷廟之主。昭穆合

藏於祧中。祫乃祭之。王制曰。祫禘。鄭云。祫合也。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三年而夏禘。五年而秋祫。謂之五年再殷祭。又禘大祭也。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廟。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統曰。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今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屈於上。不列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列於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別立為位。若徐邈議。今殷祠就別廟奉薦。則禘祫大祭。合食序昭穆之義。邈云。陰室四殤。不同祫。就祭。此亦其義也。喪服小記。殤與無後。從祖祔食。祭法。主不祭殤。鄭云云。祭遠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既從祖食於廟奧。是殤有位於奧。非就祭別宮之謂。今章太后廟四時饗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禘祫。獨祭別宮。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

之禮。高堂隆答魏文思后依姜嫄廟禘祫又不辨祫之義。而改祫大饗。蓋有由而然耳。守文淺學。懼乖禮衷。博士王燮之議。按禘小祫太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推尋。祫之為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於此為大。夫以孝饗親。尊愛同極。因殷薦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群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故高堂隆所謂獨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晉之宣后。雖並不序於太廟。而猶均禘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殤不祫。就而祭之。以為別饗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皇太后廟亦宜殷薦。太常丞孫緬議以為祫祭之名。義在合食。守經據古。孫武為詳。竊尋小廟之禮。肇自近魏。晉之所行。足為前準。高堂隆以祫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殤。以證別饗。孫武據殤祫於祖。謂廟有殤。倍尋事。雖司廟而祭。非合食。且七廟同宮。始自後漢。禮之祭殤。各祫厥祖。既豫祫。則必異廟而祭。愚謂章廟殷薦。推此可知。祠部

朱膺之議。闕宮之祀。高堂隆趙怡。竝云周人祫歲。俱祫祭之。魏晉二代。取則奉薦。名儒達禮。無相譏非。不僞不忘。率由舊章。愚意同王燮之孫緬議。詔曰。章皇太后追尊極。彌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隔茲盛祠。闕宮遙祫。既行有周。魏晉從饗。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

五年四月庚子。詔曰。昔文德在周。明堂崇祀。高烈惟漢。汶邑斯尊。所以職祭罔僞。氣令斯正。鴻名稱首。濟世飛聲。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洞元。聖靈昭俗。內穆四門。仁濟羣品。外薄八荒。威愴殊俗。南腦勁越。西髓剛戎。裁禮興稼。播之根。張樂協四氣之紀。正飾墳序。引無題之外。旌延寶臣。盡盛德之範。訓深幼農。政高刑厝。萬物揀通。百神薦社。動協天度。下沿地德。故精繡上靈。動殖下瑞。諸侯軌道。河清海夷。朕仰憑洪烈。八子萬姓。皇天降祐。迄將一紀。思奉揚休德。永播無窮。

便可詳考姬典。經始明堂宗祀先靈。式配上帝。誠敬克展。幽顯咸秩。惟懷永遠。感慕崩心。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經記參差。傳說乖舛。名儒通指。各事所見。或以為名異實同。或以為名實皆異。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義生於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兩廡之地。三里之內。至於室宇堂介。戶牖違向。世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詳考前載。未能制之。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以崇嚴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參詳鄭玄之注。差有準據。裴頠之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實爽塏。平暢。足以營建。其墻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雖為差降。至於三載。恭祀。理不容異。自郊祖宮。亦宜共日。禮記郊以特牲。詩稱明堂羊牛。吉蠲雖同。質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

無禋燎。則鼎俎彝簋。一依廟禮。班行百司。搜材簡工。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太匠。量物商程。剋令秋繕立。乃依頡議。但作大殿屋。雕畫而已。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制。

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祭用幾牛。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鄭玄注禮記大傳。稱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宰之用。理無差降。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則道兼覆載。左右羣生。則化洽四氣。祖宗之稱。不足彰無窮之美。金石之音。未能播勳烈之盛。故明堂幸修。聖心所以昭玄極。汎配宗廟。先儒所以得禮情。愚管所見。謂宜用六牛。博士虞蘇議。祀帝之名。推五。而所生之實。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主。而饗焉。主一配一。合用二。

牛祠部郎顏奐議祀之為我並五帝以為言帝雖云五牲牢之用謂不應過郊祭廟祀宜用二牛

南齊高帝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復以何祖配郊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關博士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湯議今年七月宜殷祠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並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殷廢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右僕射王儉議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禘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禘春秋魯僖二年禘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禘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為嫌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

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禘舜不得為漢祖舜亦已禘禹不得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即為前式又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為明堂即文廟邪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率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資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矣

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時。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義為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三。各以其時。地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去其為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辟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尚書堯典歲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

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為言。自新絜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為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巳。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據。辛日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據祭法云。天地驛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曆。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詔可。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為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為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為主。今

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既聖旨惟疑。羣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於前郊。年或別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王儉議案。奏為諸侯雜祀諸時。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時而起北時。始祠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又祠。成帝初。即倅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主莽奏。依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地於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檢晉明帝太寧五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謂明年正月宜饗祀二郊。虔祭明堂。自茲廢後。依舊間歲。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並同儉議。詔可。

合
書
言
卷
之
四
二
五

